

史記評林

凌稚隆 輯校
李光縉 增補

史記評林

凌稚隆輯校
李光縉增補

(1)

天津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楊鍾賢

史記評林（全6冊）

（明）凌稚隆輯校

（明）李光緒增補

于亦時整理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和平區張自忠路189號）

天津市大港區光明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331.8印張

印數：0—1000套 定價 520圓

ISBN 7—80504—585—2/I·137

前言

自司馬遷《史記》問世以後，圍繞它逐漸形成了一個專門的學術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早期以對《史記》的續補和訓釋之作居多。有唐一代，重心仍在注音釋義，出現了司馬貞《索隱》和張守節《正義》，成為集大成之作。及至宋代，史評史論性質的著作漸多。明代由于受古文運動的影響，涌現出一批探究和品評《史記》的學者。他們把精力投入到摘抄和評論方面，如古文運動領袖之一茅坤撰《史記評抄》，文壇大師楊慎撰《史記題評》，王鏊、陳沂、何孟春、王韋、茅瓚、董份、王維楨、王慎中等人都撰有《評抄》，張之象撰有《史記發微抄》。正是在這一潮流中，凌稚隆編撰了《史記評林》。

凌稚隆，字以棟，浙江烏程人。據《明史·藝文志》記載，他曾撰著《春秋左傳評注測義》七十卷、《五車韻瑞》一百六十卷、《名公翰藻》五十二卷。前兩種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

凌稚隆出身史學世家，其父約言鍾情《史記》，撰有《史記評抄》。凌稚隆弱冠時便閱讀此書，深受影響。但他發現《評抄》比較簡略，于是，子繼父業，「博蒐群籍，凡發明馬《史》者，輒標識于別額」（見《史記評林凡例》），天長日久，積稿成箱。又適逢其伯兄稚哲之友金學曾自京城而來，從他手中得到了金氏抄錄的諸名家有關《史記》的評論。張之象又曾拿着自撰的《史記發微抄》到凌稚隆處，使凌氏有機會接觸了張氏之作。此後，他又繼續網羅史家珍祕，哀然成帙。

《評林》一書的編輯，頗歷年月，起始時間，已無從確指。殺青年代，應在萬歷甲戌（萬歷三年，公元一五七四年）。凌稚隆在《評林凡例》之後敘述成書始末時曾說：「古歙汪氏，維揚張氏，咸稱好事，遂各捐貲付梓，肇于萬歷甲戌，訖于今丙子冬。」萬歷甲戌正式下手雕版，凌稚隆的編輯工作也就至此而止。

《評林》的內容，主要有以下數端：

第一，選錄歷代名家對《史記》的評論。凌稚隆在《評林凡例》中交待得非常清楚：「太史公《史記》批評，古今已刻者，惟倪文節《史漢異同》、楊升庵《史記題評》、唐荆川《史記批選》、柯希齋《史記考要》，其抄錄流傳者，何燕泉、王槐野、董潯陽、茅鹿門數家。若楊鐵崖、王守溪、陳石亭、茅見滄、田豫陽、歸震川數十家，則又蒐羅而出之，悉選錄入茲刻。」從全書來看，這類內容所占比重最大，是全書的主體。

第二，在專門評論《史記》的著作之外，選取一般論著中對《史記》要旨有所發明的片段。如劉知幾《史通》、衛湜《史要》、楊維禎《史鉞》、《史義拾遺》、丘溶《世史正綱》、邵寶《日格子學史》等書，都或多或少地談到《史記》，凌稚隆從中有所採摘。

第三，對《史記》依據的原始資料，探本求源，詳為抄錄。司馬遷修《史記》，曾取材《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呂氏春秋》、《楚漢春秋》等書。經過剪裁，《史記》記事往往較為簡略。遇到這種情況，凌稚隆常常抄錄諸書，以便與《史記》參讀。

第四，摘錄《史記》產生以後出現的史部和子部著作，與《史記》相互發明。在此類著作中，以兩漢著作居多，如《風俗通義》、《白虎通義》、《越絕書》、《說苑》、《新序》、《論衡》、《韓詩外傳》等。所錄偏重史事，可與《史記》互相印證。

第五，對《史記》文義、段義、字義的詮釋，以及對訛誤的校勘，也是本書的重要內容。另外，對《史記》的文辭、篇章結構、行文技巧也作了很多品評，注于《史記》正文之側。

據不完全统计，凌稚隆在《史記評林》中徵引的歷代學者之說有一百五十多家，利用的著作有一百四十多種，可謂廣搜博采。對此，本書茅坤序用了很大篇幅加以贊揚。這些豐富的材料經過凌稚隆的整理，節刪有度，詳而有體，不但有助於理解《史記》，而且還可以從中窺知歷代研究《史記》的趨向。此書一出，擴大了《史記》的影響，李光縉便說：「蓋自《史記評林》行，龍門子益藉是赫寰中矣。」（見《史記評林凡例》後所附李光縉題識）

任何一個編者在搜集、整理資料時，都不可能把工作做到盡善盡美，脫漏實所難免，剪裁未必盡妥，凌稚隆的《史記評林》也不例外。凌氏稍後的學者福建晉安李光縉有感于此，對《評林》進行了增補。增補中，凡引他人之說者，前面冠一「增」字，抒發個人見解處，前加「光縉曰」三字。經過李光縉的增補，更加充實了《評林》的內容。

《評林》的最早刻本出現在萬歷初年。據凌稚隆自述，萬歷四年（公元一五七六年）冬，《評林》雕印結束。但是，書前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徐中行序寫于萬歷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秋。如此看來，如果包括序在內，全書刻印時間下限應在萬歷五年。這次雕版，出自熊體忠、劉朝箴之手。

李光縉撰成增補後，曾求序于黃洪憲，黃氏便寫了一篇《叙李生增補史記評林》。這篇序提到他乙酉年（萬歷十三年，公元一五八五年）奉帝命典試時始得李光縉，不久，李光縉持《增補史記評林》來謁，並請求撰序。可見，萬歷十三

年，李光縉已經完成了《評林》的增補。刊刻時間當在萬歷中期。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長沙魏氏養翮書屋校刻了《評林》。此本只有凌氏之評，而無李氏增補。

日本也曾刻印增補本《評林》。明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九年），鶴牧藩主水野忠順就曾命人校刻，此本中縫題「修來館藏」，前有明治二年十月從四位守大學大監兼侍讀大藏朝臣種樹序。據序所說，此本《史記》「字畫之楷正，校勘之精到，較之從前坊刊諸本太完善矣」。後來，便作為《史記》的一種善本進呈御前。明治三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東京嵩山堂又據明治二年本翻刻。

這次影印出版的《史記評林》，採用萬歷年間刊刻的李光縉增補本，既有凌氏之評，又有李氏增補。這個本子，凌、李二氏評語間有漫漶不清處，凡遇這種情況，便據日本明治三十二年翻刻本進行校補，力爭給研究者提供一個較好的本子。

叙李生增補史記評林

黃洪憲拜言

夫閨文壹大都會哉濱海
史南鄉歟士有鄒魯風乙
酉穠不佞奉

天子命選校士拔其尤晉

得宗謙子宗謙閩之晉安
人晉安古溫陵地也溫陵
有三台之勝嶙峋而峯嶺
故其人多瑰瑋莊麗紫帽
拔立拱峙故其文多俊峭
奇聳大海東走而玉筍金

谿盤紆于西南故其文多
湛深沈洋宗謙尤斑又質
有其文焉不佞於是歎嗟
靈物華鬱積徐發儒簪眎
往咎隆赫矣頃宗謙持增
補史記評林來謁且乞出

叙不佞取而卒業蓋凌故
有評宗謙益佐所未備即
不佞偶有得間曾授旨宗
謙宗謙亦漫取而濫竽篇
端驥附諸鉅公後云夫抽
筆摘藻匪以侈空譚也剔

精神寄焉爾品瀉爛狀苟
搜遠羅匪以誇厚藏也別
聰明資焉爾右馬史庸詎
左評註又寧可少凌李兩
君子也者宗謙所詮次往
又研摩奧義澤於道德總

史不離師門所授薦紳長
老所傳聞者近是邇又虐
浩穰畢具若鄧林會逸翮
^河海出納犇濤也功司馬史
吾儒最矣管長卿富於辭
藻武皇至讀子虛異史長

卿竟用翰林顯今

聖天子右文

命禮官求

異書意蒸又厚萬一是集

得當

明旨以次

召問

是集者殆宗謙子虛哉彼
若昔溫陵山川之盛且昌

史記評林
宗謙重甲天下稱寧數成
都司馬相如已也試書之
為左券

史記評林叙

史記評林叙

太史公史記成於天漢而重於宣元之間
班固氏欲自伸其業故互見其瑜瑕而王
充劉知幾曰之皆有所指駁而其錯節衍
語異音與旨未易通解以故徐廣韋昭裴
駘鄒誕生劉伯莊司馬貞張守節之流咸
為之訓故考索學士大夫乃始彬彬成誦

矣熒自東京以前注、撫覈其體裁而濶
略於辭法至陸機劉勰輩乃稍頌稱其文
而後世曰之第名為之小抵而實為之祖
述者班固氏也六朝騷綺靡毋論非指嚮
所在途軌殊矣其竄稱能尊史記者毋若
唐宋人然知或小近而力不足其甚乃不
過邯鄲之步陽為慕之而陰與悖又何取

也

明興皇猷之渙發與元精之鬱渟倍屢往
古而其能為太史公者邇不出

英憲而上不登臺閣學士大夫不無三致
憾焉北地而後乃始彬彬益至於今而闡
闡其書搽觚之士腹笥吻筆亡適而非太
史公噫嘻亦盛矣哉第訓故之家所傳聞